

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

第9卷

(20世纪50年代[Ⅲ])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

20 世纪 50 年代 [II]

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

本卷主编 朱以中

第
9
卷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 第9卷, 20世纪50年代. 2 /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主编;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4

ISBN 978-7-5001-1744-5

I. 中... II. ①刘... ②胡... ③徐... ④中...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
- 中国-当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862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宗 颖

责任编辑 / 李 虹

封面设计 / 大象工作设计室

排 版 /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 山东人民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 38.75

字 数 / 47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 1-2000

ISBN 978-7-5001-1744-5

全套定价: 12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默然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德	王育生	王福麟	毛金钢
方梓勋（香港）	田本相	朱以中	刘 平
刘厚生	刘锦云	孙德民	杨绍林
李默然	余 林	沈 玲	宋国锋
张 明	邵钧林	林克欢	欧阳逸冰
郑邦玉	郑振环	赵有亮	赵瑞泰
胡 可	荣广润	徐晓钟	黄美序（台湾）
黄维钧	穆凡中（澳门）	戴英禄	瞿弦和

主 编：刘厚生

胡 可

徐晓钟

副主编：王永德

王福麟

分卷主编：王永德

王育生

刘 平

朱以中

余 林

沈 玲

黄维钧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

卷次表

第 1 卷	(1907 ~ 1929 年)
第 2 卷	(20 世纪 30 年代 [I])
第 3 卷	(20 世纪 30 年代 [II])
第 4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
第 5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I])
第 6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II])
第 7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V])
第 8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
第 9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I])
第 10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II])
第 11 卷	(20 世纪 60 年代)
第 12 卷	(20 世纪 70 年代 [I])
第 13 卷	(20 世纪 70 年代 [II])
第 14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
第 15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I])
第 16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II])
第 17 卷	(20 世纪 90 年代 [I])
第 18 卷	(20 世纪 90 年代 [II])
第 19 卷	(2000 ~ 2007 年)
第 20 卷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目 录

第9卷

(20世纪50年代[Ⅱ])

同甘共苦	岳 野(1)
无名英雄	杜 宣(99)
布谷鸟又叫了	杨履方(175)
关汉卿	田 汉(249)
茶馆	老 舍(327)
最后一幕	蓝 光(389)
东进序曲	顾宝璋 所云平(465)
四十年的愿望	李庆昇 石 玺 石 曼 田广才 赵 铮(541)



■ 同甘共苦 ■

(五幕七场话剧)

岳 野

人物表

孟蒔荊——39岁，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华云——31岁，孟蒔荊的妻子，省人民医院处长。

孟华——8岁，孟蒔荊和华云的女儿。

孟老太太——孟蒔荊的母亲，60岁。

刘芳纹——37岁，孟蒔荊的前妻。

孟榛——孟蒔荊、刘芳纹所生之子，16岁，中学生。

展玉厚——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40岁。

梁上君——39岁，报馆编辑，作家。

赵陶——贸易工作者，45岁。

张兰娥——赵陶之妻，42岁，百货公司会计员。

帅剑辉——人皆称“老帅”，59岁，军委后勤部副部长。

姜广爱——57岁，民主妇联委员，帅剑辉的爱人。

贾秀玲——18岁，孟蒔荊家里的保姆。

集大成——省委通讯员，18岁。

赵参谋——约40岁。

警卫员——二人。

客人们——周、吴、郑、王等。

副导演——30多岁。

漂亮的女演员——25岁。

厨师——一人。

琴妮——16岁左右的农村姑娘。

老乡们——越多越好。

第一幕

第一场

〔一九五五年三月里，一天下午五点多钟。

〔在华北一个省城里。

〔省委干部宿舍是新盖的，我们在舞台上看见的是二楼一个不算很小的客厅，这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孟蒨荊的新居，论说房子还不错。就是墙壁、门窗的颜色有些惹眼，这不知是哪位“高明”设计师的“功德”。

〔这是客厅，同时又是饭厅，中间偏左有通走廊的门，也就是这一家出入的大门，右面墙上的两扇门一通向保姆住房，另一则通向厨房，右墙上的门是卧室。

〔客厅里的家具陈设都还未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沙发、餐桌、椅凳等摆得都还不成个“章法”。而且上边都堆放着未打开的行李卷、书籍、相框、洋囡囡等各种物件和孩子的玩具，在说明主人新搬来之后，还未来得及布置。

〔贾秀玲——这家的保姆，从厨房里端着一大白瓷碗的热汤，烫得她“吃吃哈哈”地走了出来。这个姑娘也不过十八九岁。挺俊的，乌黑的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大眼大嘴，只是眉毛稍觉粗浓了些。

〔门外有人敲门。

贾秀玲（嘴上用着劲，捧着满碗热汤走着，对门外）哎，你进来吧！（一说话，汤便从碗里流到手上，烫得疼了，手更不稳了，越不稳越烫，一时又放不下，终于叫了起来）

〔门外的人闻声破门而入，这是省委里的通讯员集大成，莽莽撞撞的一个小伙子，三步两步走上来；一看便连忙把汤碗接过来，替她放到餐桌上去。贾秀玲两只手就像鸟翅膀一样，上下扇动着，用嘴吹着，集大成转过身来，也帮着吹。〕

贾秀玲（连忙把手藏到身后去）谢谢，你有什么事？

集大成（也不细看对方，恭敬地）您就是孟部长的爱人华同志吧？

贾秀玲华——不，她不在家。

集大成你是——

贾秀玲我是他家的保姆。

集大成保姆？这里的保姆我都认识，你怎么这么面生？

贾秀玲我今天才来。

集大成我说嘛！（坐下来聊）你是哪道街的？

贾秀玲我——不，我们那道街没名儿。

集大成奇怪！咱这省城里哪道街没名儿？送信怎么送法？难道出了条黑街啦？

贾秀玲（又吹手）我在乡下。

集大成噢！你是个“盲目流入城市”！

贾秀玲不不！我有村政府的介绍信，我不“盲目”！我有“计划”，村里合作社不办啦，我才到这里来找工作的。要不我把介绍信拿给你看看！

集大成那就甭麻烦啦。

贾秀玲（平等地与集大成交谈）你在哪里工作？

〔集大成用大拇指指指脑后。〕

贾秀玲（不明白，看见集大成身后是把椅子）是在——是在木匠铺里呀？

集大成（不悦）哎，什么木匠铺？我是省委的通讯员！同孟部长在一块工作。（这才想到自己的工作，忙把身后的背包转到前面来，取出一个大信封和一个小信封）这里有一个急件，——急件就是紧急的“件”，懂吗？喏，就是这个大的。我刚才送到孟部长办

公室去，说他回家来啦，现在我把它交给你，等孟部长一回家，你就马上、立即、赶快给他。要是孟部长的爱人华云同志先回来，你就先交给她，她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小的，是平信，平信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封信，没关系，你一块交了就行！

贾秀玲 (接信) 哎。

集大成 (熟练地把背包一甩，背包又到了背后，拉拉帽子要走了，觉得口渴) 请问你们家有水没有？

贾秀玲 有！

集大成 在哪儿？

贾秀玲 自来水管子里，要多少有多少。

集大成 我说是开水，喝的。口干。

贾秀玲 那，有是有来着，可是你坐会儿，我给你烧壶去怎么样？

集大成 行啦，那就甭劳驾啦。(往外走) 回见。

贾秀玲 哎，你叫个什么名儿？

集大成 我集大成！你呢？

贾秀玲 我叫贾秀玲。

集大成 好啦！(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贾秀玲) 回见，贾秀玲同志。

〔贾秀玲看看手上的信件，不知往哪里放才好，突然想到锅里边还炒着菜，拿着信件连忙跑进厨房去。

〔片刻。

〔华云领着女儿孟华，推门迈着疲倦的步子进来。

〔华云三十一岁，看上去仍像二十四五的人，身材高大、丰满、漂亮。穿着入时的春装，衣料子是好的，样式是讲究的，但颜色却朴素端庄，烫发，但不露修饰痕迹。细眉大眼，长长的睫毛，碎玉一样的牙齿包含在红润的嘴唇里。说话像她做事一样干脆利落，她有着许多优于别人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也就常常流露出优越感来。因为她自己心快手灵，便也常常责怪别人迟笨。性子偏急，好强，表面倔强，实际上较脆弱、任性。

〔孟华，八岁，非常聪明漂亮，很像妈妈，但稍有爸爸的男子气味，她穿的是全家最好的，颜色样式也是最漂亮的。

华云 (松了一口气，拉下自己的纱巾，坐进沙发里去) 哎呀！总算又

办妥了一件事。

孟 华 （脱下外衣，叠好，放在一边）

华 云 哎呀，看堆的呀！这个秀玲，叫她把东西收拾收拾，还没动一动呢。（叫）秀玲啊，秀玲！

孟 华 （东找西看，推开卧室门）妈妈，爸爸没回来！

华 云 （看手表）知道他不会比咱们早回来，小华，快坐下歇歇吧。

孟 华 真讨厌！说好大家到六点钟都回来的。嗯，人家都饿啦。（看见桌上的菜汤）妈妈，汤都打好啦！

华 云 怎么？先做的汤？菜呢？（走去看看）也不盖上，都凉啦。瞧这份儿乱劲，调工作，搬家，换保姆，真烦啦！

孟 华 我高兴！

华 云 故意调皮，反对妈妈是不？

孟 华 不，明天我就开始到新学校上学去啦，妈妈，你不高兴吗？（拉妈妈）你说呀，妈妈！

华 云 高兴，高兴。哼！为了你转学，妈妈的腿都快跑断啦，可是你爸爸管都不管。

孟 华 他忙呀！

华 云 是啊！妈妈就不忙？他一调工作咱们全跟着忙，你得转学，我得跟着调工作。唉！谢天谢地，但愿这回定下来吧。

孟 华 不，我希望爸爸天天调工作！

华 云 怎么着？

孟 华 我好跟着爸爸（像诗人一样挥臂朗诵）走遍全中国！

华 云 嘿，这爷儿俩算是对劲儿啦！不过，小华，你来，坐在妈妈这儿，我告诉你：这回咱们要在这里多住几年啦，爸爸在华东工作了四五年啦，他是北方人，很想家，也想奶奶，这儿离家近啦。

孟 华 奶奶、奶奶，（小嘴一撅）我都八岁啦，还没见着奶奶是什么样呢，真讨厌。

华 云 别说你啦，妈妈也还一直没见过奶奶呢！

孟 华 奶奶为什么老不跟咱们一块儿住呀？

华 云 爸爸写了多少信啊！请她来，总不来，说离不开老窝，又嫌南方天热雨多，住不惯。

孟 华 我住得惯！妈妈，我哪儿都住得惯。你算算呀！哈尔滨、石家庄、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对啦对啦，还有齐齐哈尔！

华 云 （笑）你知道什么齐齐哈尔？在那里你生下来两个月就离开啦！

孟 华 可是那我也算到过齐齐哈尔呀，妈妈，我到过！不是吗？妈妈你说。

华 云 （笑着）对，那算是你的老家。

孟 华 河北是爸爸的老家，江苏是妈妈的老家，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妈妈，我打参加革命以来，看走过多少地方啦呀？

华 云 什么？什么？参加革命？

孟 华 是啊，妈妈，我不是一直在革命里长大的呀！

华 云 （实在好笑）对，对，这样计算起来，打你生下来，你已经有八年零两个月的革命历史啦！

孟 华 哎呀！饿死啦！干嘛爸爸还不回来吃饭呀！真讨厌极啦！

〔敲门声。〕

孟 华 （跳起来）爸爸回来啦！（跑去开门）

〔慢慢探身进来的是张兰娥，百货公司里的会计员。〕

〔张兰娥四十二岁，肥肥胖胖，非常相信三分人材七分打扮的道理。烫发、画眉、朱唇，每每都显露着化妆的痕迹，为人心直口快，乐天安命，“急公好义”，爱交际。〕

张兰娥 （半身门里半身门外）是这里吗？（发现了华云）啊呀！华云！可找到你啦！

华 云 （一下认了出来）兰娥？是你？大表姐！

张兰娥 哎呀，听说你来啦，老说来看你们，就是个忙，几年不见，华云你长胖啦。啊，我呢，你看，华云，我是不是比以前瘦了点儿？

华 云 （只好——）是啊，是啊！你好啊！

张兰娥 （发现孟华）这是谁，女儿啊？叫什么来着？

孟 华 我叫孟华，阿姨你好？

张兰娥 好，真乖！（捧着孟华的脸）哎呀，简直是照妈妈的样子做出来的一件小仿制品嘛！（转对华云）像你一样漂亮！

〔贾秀玲端一碟菜上。〕

华 云 秀玲，小华饿啦，你先拨点菜让她先吃吧！

孟 华 妈妈，我先洗洗手去，也许爸爸就要回来啦。

华 云 好，去吧。

〔贾秀玲把菜放下，领孟华下。〕

张兰娥 （坐下来，看见搭在沙发上的华云的纱巾）怎么，华云你还是喜欢绿颜色啊？

华 云 （微笑着不置可否）

张兰娥 （观察着）怎么，肚子又大啦？

华 云 （一半笑张兰娥的问话，一半笑她还是那个老样子）没有啊！（拉拉上衣坐下来，转话题）你和表姐夫都很好吧？

张兰娥 他很好，就是老不在家。

华 云 到哪儿去啦？

张兰娥 他还是老本行——贸易工作，天南地北地转游。

华 云 你们的感情一直还是那么好吧？

张兰娥 （最爱听）哼，他每次走总是说舍不得我，舍不得我，可是到了还是舍下我走了，谁知他心里怎么想？老实说，我慢慢有些不放心的了。

华 云 （笑）你怎么这样说？老夫老妻啦！

张兰娥 不，华云，根据我的观察了解，有些男人真不像话，今天结婚，明天离婚，结了离，离了结，就像在跳舞场上随便换个舞伴一样。不过我们老赵还好，他胆子小！

华 云 （不想在这方面接话）你的工作怎样？还做会计？

张兰娥 会计！先在人民银行，现在调到百货公司啦。（环顾）这个房子还好，哎呀！还乱着呢，真像刚搬来的样子。（走到镜子前，左右辗转，欣赏着镜中的自己）华云你身上穿得太素啦，现在是幸福的新社会啦，要打扮着点。哎对，孩子的爸爸呢？

华 云 （有些寂寞、怅惘地）他还没回来，这不，一直等他回来吃晚饭呢，你吃饭了吗？

张兰娥 吃啦。告诉你，今儿我是去看戏的，因为时间还早就到你们这儿来看看你，另外还等个人。华云，有个事儿你想不到，你猜今晚是谁请我去看戏？

华 云 我打哪里知道去。

张兰娥 梁上君！记得吧？你一定会记得这个人的。他还没结婚呢。

华云 前两年好像听说他结了婚似的？

张兰娥 不，一直还没结呢。嗨，人家现在可抖着哩！在报馆里当着编辑，又是作家，哟，神气着呢！稿费一拿就是成百成千的，社会上又有名又有地位；发表起意见来，咱都不懂。

华云 他在写作上，才能还是有的。不久以前好像还看见过他的作品呢！

张兰娥 (一笑) 看，你对他还是关心的吧。我告诉你，有一回他，梁上君向我打听你，他说本来他热烈地追求着你，后来你跟老孟好啦，结婚啦，他说对他的打击重极啦！

华云 (制止) 说这干么？

张兰娥 他听说你调到这里来工作啦，很想见你，我们说好的，今晚先来看看你，然后一块去看戏去，大概就快来啦。(看表)

华云 (稍有不安) 噢。

张兰娥 (吸烟) 唉，人的事儿，难说。

华云 屋子里的东西太乱啦。(想摆摆椅凳)

〔敲门声。

张兰娥 (主人姿态) 请进。

〔门启处，梁上君嘴角挂着微笑，仪态动人地走进来。

〔梁上君三十九岁，中等身材，穿藕色中山服装，外罩春天穿的大衣，十分潇洒。瓜子脸，定睛看时脸上还有几颗浅皮麻子；不难看，反而增加了几分俏气。

梁上君 (见华云，连忙把右手里拿的书籍杂志递到左手，头稍往后一昂，将右手伸出与她握手) 华云，华云，你好啊？

华云 (不知为什么脸有些发热) 好，你好，上君！(想将手抽回来，可是仍为对方紧握着)

梁上君 我也很好，哎呀，多年不见啦！(又紧紧握了一下，松开了对方)

华云 是啊，是啊，请坐吧，刚搬来挺乱的。

张兰娥 (笑) 哎呀，瞧你们，简直就像是具有多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见似的。

梁上君 大姐，你来了一会儿吧？华云，你别忙活，我们就要走的。时间

不多啦。

华云 这几年你又写了不少作品啦，真羡慕你们这些有成绩的人。

梁上君 (口齿流利地) 别说这话啦，我这几年才算什么也没做呢，一是因为当着编辑，写作的时间就不多，另外是一般的东西——不痛不痒的，就懒得写，要想写点“干预生活”的东西呢，又不是那么容易发表，所以也就没写什么啦。

华云 我在南方读过你的作品，我觉得很好。

梁上君 (兴奋) 不行，那些东西都很浅，现在我深深觉得作品大胆干预生活的重要。不然，一篇东西登出来第二天就被忘了，实在没多大意思。所以最近我计划下去一个时期，回来好好地写点东西，至于说受批评，我反正也看透啦，你批评，我反批评，不斗争实在不行啦！

张兰娥 (呵欠，猛然记起了，看看表) 呀！作家同志，戏快开演啦，咱们快走吧。

梁上君 对对，走。华云，改天请到我们那里去玩好吗？

张兰娥 这你放心，她会去的。华云，上君现在是我们的房客，唉，他呀，不给房钱，意见还一堆一堆地提。快走吧，要不第一幕又看不见啦。现在的规矩，都是开了幕不准进场。

梁上君 快走吧。

张兰娥 哼，为了这次会见，说不定还得叫我瞧一回没头的戏。再见吧，华云。

华云 (送) 再见，不送啦。

〔张兰娥拉着梁上君，她边走边对梁说着话下。〕

〔华云转过身来叹了一口气，又坐回沙发上去，她知道还要等。〕

〔孟华从厨房跳了出来。〕

孟华 妈妈，我吃完饭啦，在里边吃的。怎么爸爸——

〔门没有敲，开了。走进来孟蒨荊，孟华的爸爸。〕

〔孟蒨荊三十九岁，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身材高大健壮。穿黑呢子制服，一向不但不扣风纪扣，领扣也不扣，有时衬衣领子还折皱着露到外边来。他是四方脸，因为爱思考，鬓角已经开始上抽、鼻翼两侧的毅力纹也越来越明显了。卧蚕眉下一双大眼